

春秋明志錄

欽定四庫全書

春秋明志錄卷八

明 熊過 撰

成公

名黑肱宣公子母穆姜在位一十八年謚法安民立

政曰成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冰

豫恒燠若之徵也

三月作丘甲

志重賦也周十六井為丘四丘為甸而成三甲令使
丘為甲是乘為四甲而不增乘以將有齊師也甸乘
丘甲自鄭康成註論語舉公卿大夫畿內采地之制
及小司徒辨畿內都鄙地域皆稱司馬法言雖異而
事同古天子用兵先用六鄉不足取六遂不足取公
卿采地及諸侯邦若諸侯則先三鄉不足乃總徵徵

境內也一甸四丘所出有匹馬頭牛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此徵兵法謂之長轂一乘此統一軍之甲杜氏以為使丘出之胡子疑其重遂謂增三之一稍輕于杜然皆以虛數求而不附之地也包咸註論語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何休曰軍賦十井不過一乘說者以為近是而何說今不見公羊註今以萬二千五百家而為鄉家出一人而為軍以地計之寔得一千五百五十六井二夫而成一

軍三鄉四十井得三萬二千人以地方百里所賦除其山川沉斤城池邑居園囿經塗溝洫三易之通得八十里而以四十里為遂大司馬五起五家為比課徵邦國出兵徵兵既至臨陣還同鄉遂之法皆用卒兩師旅也以五起之蓋井餘三夫若一井八家盡起諸侯三鄉三萬二千人合三遂七家出一人得四千五百三十五人少一千六十五而不成三軍包何說尚未盡陳祥道言魯三郊三遂可備六師亦考之未

詳也蓋十六井百二十八夫為丘四丘為甸軍賦起
于井成于甸甸即乘詩頌僖公公車十乘舉成數之
辭昭公八年蒐于紅又曰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
乘三家之師也乃作丘甲以後四分公室時耳然至
哀八年邾茅夷鴻言于吳曰魯八百乘蓋其數與前
八十里者合又以受封之始言故作三軍時三家各
毀其乘以足之可見今尚未及千乘矣周禮大國五
百里記曰成王封周公地方七百里記禮者合附庸

言之其寔五百里疑亦出經師附益魯之乘固不可
據舊相檢覈也至襄十一年乃書作三軍則車迺有
定數耳詩公徒三萬是槩舉全數侈言之令曷嘗增
乘哉據子產言天子一圻列國一同今大國數圻非
侵小曷以致此蓋得之矣胡子疑計甸增乘三之一
既又引二廣之法疑其增甲而不增乘兩者竟不自
決過矣小司徒註引司馬法別有革車之制成三百
出革車一乘萬井革車百乘甲士千人徒二千人疏

家謂公卿大夫畿內采地所出與小司徒井邑丘甸
辨畿內都鄙出軍之法不同或疑一成百井而六十
四井已足一乘又旁加一里餘三十六井無所用之
鄭註以緣邊三十六井者為治溝洫殆強解剝內外
分為二事規制不能畫一無以正經界均賦稅是不
知開方止可以井其云旁加乃以虛數相配未嘗以
之畫野也禮疏坊記諸侯車甲牛馬計地令出恐非
力之所能是國家所給令考左疏長較馬牛甲兵戈

盾皆一甸之民同共此物若鄉遂所用車馬甲兵之屬皆國家所共給若以一鄉出一軍者則是家出一人其物不可私備蓋得先王之意矣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不月畧之也許魯卿臧孫辰子凡內大夫特盟諸侯恒畧之惡其伉也歸父奔齊晉蓋疑魯貳于已魯亦以晉之不已信也故為赤棘之盟赤棘晉地蓋懼晉而求同也左氏聞齊將出楚師故盟赤棘然魯方善

楚楚不與齊交楚曷為為齊出師哉且齊本強國其欲伐魯何藉于楚疑左氏傳聞有失寔者矣

秋王師敗績于茅戎

夷狄敗中國月而不日敗績于茅戎不月異天子于諸侯也不言敗之者公羊氏曰王者無敵莫敢當也不言戰穀梁氏曰莫之敢敵非莫敢敵戎邀之不戰而潰也茅戎允姓別種不地明其敗于戎也公穀以為晉敗之誣矣不戰而書敗績明其自敗也劉康公

不以惇信持國而輕于邀戎是失其所以居天下禦
四夷之道也劉質夫原程氏之意以尊尊自反表經
義得之矣

冬十月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貳于晉也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

績

衛書大夫帥師于是始強也齊師者齊侯也一役而
再有事者畧言之用衆焉稱師前年晉侯衛世子臧
伐齊故齊伐魯反過衛而報之新築衛地凡戰以被
伐者為主故以衛主之左氏謂侵齊與齊師遇失書
法矣傳有缺文失新築戰事從經趙仝明與予同也
然衛人不能反躬解紛遠怨之道並見矣陳君舉曰
良夫世為卿至林父出其君入于戚以叛是故孔達
不言帥師必良夫而後言帥師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
會晉卻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
績

僑如得臣子嬰齊叔肸子古大國三卿是時魯四人
將並仲孫蔑五卿始趙盾以諸侯伯至是卻克遂以
大夫伯政在大夫矣魯于聘問盟會雖二卿並行止
書一使至行師用兵則並書諸將其他國惟書元帥
詳內略外耳陳君舉言凡帥非卿不書卿非元帥亦

不書非也魯是時止有二軍行父將一軍而許佐之
僞如將一軍嬰齊佐之耳至襄十一年始作三軍趙
子常謂不正其四卿帥師會戰各自為帥非也然仲
孫蔑以十五年無婁之會睦齊不出胡康侯廼謂無
人乎成公之側亦非寔矣鞏去國五百里自癸酉迨
己酉凡三十七日春秋以七大夫主戰書及大夫皆
橫志乎戰也是時晉有六卿政在大夫豈獨魯哉單
襄公辭鞏翔曰兄弟甥舅侵敗王畧王命伐之告事

而已不獻其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意盖有所諷
矣曾無大夫而曰公子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
者也此曾大夫帥師之始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己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如師者盟非前定之辭春秋內詞稱及故盟國佐者
魯也左氏乃謂晉師及國佐盟于袁婁公羊則曰卻
克使魯衛之使以其詞為之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
非也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襄三年豹及

諸侯大夫及陳袁僑盟二十七年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稱及者皆內詞也然其與盟者未嘗不書據

經文何以知晉盟國佐哉使盟國佐者寔晉主之而

三國大夫皆與參盟應如召陵不言及或魯衛所請

亦宜書及衛人及國佐盟于袁婁安得于內事之辭

無別哉穀梁傳曰鞏去國五百里袁婁去五十里

據傳

國佐背城借一則袁婁近隣國都明矣今臨淄縣西有袁婁

壹戰綿地五百里焚

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勝之詞焉齊